

至尊红娘

上

奕浅 著

ZHI ZUN
HONG NIANG

古装版《分手大师》！

逃婚在外帮人拆婚，

至尊红娘『专治父母之命』，

拆婚小店从民间开到宫廷！

至尊紅娘

上
奕淺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至尊红娘 : 全2册 / 奕浅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594-1326-0

I. ①至… II. ①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1165号

书 名	至尊红娘
作 者	奕 浅
出 品	九志天达
责任编辑	姚 丽
策 划	朱静静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480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326-0
定 价	65.00元 (全2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卷一 桃花夫人

第一章 钱都归我 002

第二章 拆婚小店 021

第三章 小试身手 037

第四章 又生一计 058

第五章 瞒天过海 081

卷二 入梦香

第一章 狭路相逢 102

第二章 痴人入梦 121

卷三
玲珑骰子

第三章 自上「梁山」

141

第四章 梦里佳人

160

第五章 除霸安良

184

第一章 你是谁？

202

第二章 身在曹营

223

第三章 月下红泪

243

第四章 入骨相思

263

卷一
桃花夫人



“小相公可需要帮忙？”这是正试图爬上水沟的临川听见的声音。

“别是我听错了吧？”临川回头看了一眼还深深陷在水沟里的那头蠢驴，“难道我这驴都能口吐人言了？”

“回头看这里。”那个笑如春风过境的声音再度响起。

临川这才循声看去，虽是逆着光，但眼前的剑眉星目已让她出了神，说是十二万分的俊俏也不为过，想来潘安、宋玉也不过如此。临川看着那张笑脸出了神，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在爬水沟这件事。

那人见临川半天不出声，这才又开口问了一句，“看来是不需要小生搭手了？”

临川盯着那双眼睛看，怎么看怎么喜欢，像是完全没听见他的话。直到水沟里那头蠢驴又叫了两声，她才连连点头，“需要需要。”有个跟神仙似的人物要帮忙脱困，临川怎么舍得拒绝呢？

男子伸出手，手掌里聚了日光，倒是让临川觉得有些晃眼——大概是因为美色当前，有点儿犯晕。

“还不拿来？”男子的笑容加深了几分。他开口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临川的内心就像是枝丫上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儿，有种急着要绽放的悸动。等他说到这第三句，那些花苞早就绽成了周围的十里桃林，别提有多灿烂了。

临川正要把手给他，他却忽然缩了回去，笑容似乎比刚才还和煦了几分，只是说出的话却让临川的桃花林瞬间凋零了一半，“十两银子。”

“助人乃快乐之本！”临川扒着土垛，尽量不让自己再摔进水沟里，那里头不光是脏水，还有一头蠢到没救的驴在不停地傻叫。

“错，钱财才是快乐之源。”男子笑咪咪地看着临川，又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这周围的十里桃林，“春光正好，桃色正艳。小相公若是不需要帮忙，小生这就走了。”

虽然已经完全没有了赏花的心情，但临川更不想在这水沟里多耗上一刻的工夫。“十两就十两！”一咬牙，临川掏了十两银子丢给他，“快把我拉上去。”

男子拿了银子，还不忘仔细端详一番，一改之前的玉树临风，贪财的本质一览无余，确定是真银子，才重拾笑容动起手来。

临川气得直冒火，只觉得可不能就这样便宜了这个趁火打劫的浑蛋，反正这会儿浑身上下也沾的都是泥，干脆送他一点泥巴作纪念。

男子挽起袖子费了好些力气才把临川拉上来。

疾恶如仇如临川，才逃出生天，就立刻假作脚滑，背对着男子直接摔了下去，不偏不倚，整个人砸在他身上。听见男子的叫唤，临川乐得笑出了声。

男子推开临川，看着衣服上的污渍，显然是生气了，“恩将仇报！”

临川抬起下巴对着他，“十两银子够你买多少衣服，别在乎这个了，赶紧把我的驴弄上来。”

心知那些污迹弄不干净，男子也不纠结，又向临川伸出手，“拉人十两，拉驴二十两。”

临川暗道，仗着自己有副好皮囊，坑钱还坑上瘾了。灵机一动，心想，一会儿就让你把拿到的银子全吐出来！当下也不做拒绝，直接掏出二十两银子，故意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却也不递给他。男子的双眼立刻发起光来，视线跟着银子转个不停。

临川道：“二十两可以，不过你要下去给我把驴推上来。”

男子看看银子，又看看临川，连连摇头，“应该是小相公你下去推，小生在上头拉。”

临川一松手，银子就被扔进了水沟里，拍拍手道：“爱要不要。”

男子可惜地看着掉在那头蠢驴蹄子边的银子，双眉蹙了蹙，显然是想要去拿，又怕临川使诈。

“这人虽然长得好看，可心眼儿怎么这么多呢？”临川嘀咕道，正在腹诽老天爷不长眼，忽然就见男子下了水沟。

还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一下水沟，男子就赶紧把银子收好，然后开始倒腾。临川没想到，这人还有点能耐，没两下就把蠢驴驯得听话，这也减轻了他推驴的难度。可话是这样说，俩人还是花了不少力气才把驴给弄了上来。而这头蠢驴摆脱了困境，竟还一直看着水沟里的救命恩人，像是在让临川把他也拉上来。

说它是蠢驴，一点儿都不为过。临川见蠢驴也没受伤，心想自己赶紧了结了此件事，去前面的姻缘镇，找间客栈梳洗、更衣为妙。

“小相公，给小生搭把手。”男子在水沟里喊道。

临川转了转眼珠，微微一笑，学着他刚才的样子，伸出了手，“三十两银子。”

“你打劫？”

“春光正好，桃色正艳，这位相公若是不需要我帮忙，我这就走了。”临川牵起蠢驴作势要走。

冷不防三十两银子在临川眼前划空而来，她果断伸出手，稳稳地接住，直接收了起来，这才慢悠悠地伸出手道：“上来吧。”

两人双手交握的刹那，那人掌心的温度传来，临川竟觉得像是被烫了手，一股火辣辣的感觉从手心快速传遍整条手臂，又蹿上了脖子，紧跟着，临川的整张脸都开始发烫。

“小相公，你都不使劲儿，是让小生把你一起拉下来吗？”他有些

嘲讽地看着临川。说实话，这个人贪财图利，肯定不是什么好家伙，可他的双眼却眸光清澈，很有让人亲近的欲望，跟他的行为大相径庭。临川觉得自己还是喜欢他这副皮相的。

“临川啊临川，好歹你也是见过不少才俊人杰的，现在却被一副臭皮囊迷惑，这要是说出去，只怕以后都抬不起头做人了。”临川一面叹息自己的不争气，一面把男子拉了上来。也不知他是故意报复还是怎的，他俩又摔在了一起。好在临川眼疾手快，用双手挡在了两人之间，否则今天她怕是亏大了。

“没伤着你吧？”男子有些紧张地询问。简单的一句话，也不知他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却勾起了临川的愁思。想她离家出走这大半个月，还是头一回有人关心她是不是受伤了。回想她刚才正看一道倩影看得入迷，那一袭红衣似乎要将整片桃林都烧了起来，正想仔细看清美人的真容，就被自己的蠢驴带进了水沟里，直到现在身上还隐隐作痛，不由鼻子一酸，心底涌上的一阵委屈劲儿根本止不住，差点儿哭出声来。可随即又想，只身在外总不能平白无故就在旁人面前示弱，临川赶紧别过头把眼泪擦去，从地上站起来，跳上了蠢驴的背。

“小相公可是要去姻缘镇？”男子追问道。

临川根本不想再搭理他，可他忽然往前一步挡在了蠢驴前头，硬是拦住了去路。尽管猜到了他的意图，但她这会儿心里不痛快，随即拉下脸道：“不搭旁人不结伴，大路朝天，你我还是各走一边。”

“小相公怎么翻脸就不认人？咱们好歹也共患难过，不是吗？”男子瞄了一眼那条水沟。

“我差点被你坑了三十两银子，这也叫共患难？”临川当真不想再和他废话，一拍身下的驴，驴儿叫了一声，就绕过男子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了。

临川进了姻缘镇，第一件事就是找间客栈好好洗个澡，然后就稀里糊涂地睡着了，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日上三竿，只觉饥肠辘辘，可看着眼

前的粗茶淡饭，又觉得实在没什么胃口。

“小相公可安好？”熟悉的声音传来，伴随着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身影。临川一看见他便气得咬牙切齿，是昨天在桃花林想要坑她钱的那个玉面书生，不，死财迷。

男子看起来精神不错，瞅着桌上的饭菜，很不客气地拿起了筷子，道：“小相公真是善解人意，点的都是小生爱吃的东西，那小生就不客气了。”

临川赶紧拦下他手里的筷子，“来而不往非礼也，你要吃我的东西，也该让我知道你拿什么还礼？”

“助人乃快乐之本，小相公说的，正好帮小生解决了这顿午膳。”他涎着脸冲临川笑，他笑时如春风过境，让人仿佛能看见山花烂漫。也因为他这一笑，临川看得出了神，手里慢了半拍，好好的一条清蒸鳊鱼，就这么被他下了筷。

“临川啊临川，你真是太没出息了！”临川气得把筷子一丢就出了客栈，“当是我倒霉，遇见这么个瘟神。”

然而远离了那人，临川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听着周围的喧闹声，却觉得心情更糟。

“都怪那个死财迷，干啥阴魂不散地跟着我，昨天保住了三十两银子，今天却赔了一桌饭菜，这笔账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临川正打定主意要从他身上连本带利讨回便宜，谁想却被一道胖乎乎的身影拦住了去处，她还没看清是谁，手就被人捉住了。

“这位小相公面生，不是我们姻缘镇上的人吧？”那妇人面露笑容，脸上的肉直把双眼挤成了一条缝，手上暗自发力，拽着临川白皙的手腕不松手。

临川赶紧把手从眼前的妇人掌中抽回来，转身就要离开。

“别急着走啊，小相公，我不是坏人。”

临川并不怕她是坏人，只是不想跟这些拦道卖货的人打交道。自从她出了长安，这一路上没少遇见这种半道拉着人说话的人，笑盈盈的样

子仿佛跟对方打小就认识，东拉西扯一番之后就推荐各种东西。那些他们要卖的东西，临川随口就能说出扇子、环扣、胡饼、斗笠、纸鸢等十来样。最无言以对的一次，是居然有人当街要卖抹胸布给她，吓得她两天没敢出客栈的大门。现在临川也算是有经验了，所以一见势头不对，立马就要走人。但她脚底抹油也赶不上人家早有防备，硬是被拦了下来。

“我话还没说完，小相公你就要走，太不懂我们镇上的规矩了。”夫人依旧笑得花枝乱颤。

“我这身衣服是偷来的，我真的没有钱，这位大婶你行行好，你要是喜欢，这件外褂我可以给你。”

妇人被临川的架势吓了一跳，可还是没松开扣着临川的手。

临川急于脱身，所以信口胡诌了一番，又怕真被这妇人抓去见官，立刻装起了可怜，“大姐，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上一顿饱饭了，没办法才这么做的。你行行好，求你别拦着我，我怕衣服主人发现，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妇人也许是被临川的真诚打动了，“模样挺好的一个小相公，你是不是遭了难？只要不是朝廷钦犯什么的，赵姐我还是可以帮帮你的。你不是好几天没吃饱了吗？跟赵姐回家，赵姐给你做好吃的。”

临川到此刻终于深刻体会到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赵姐强行请去了她家，本以为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没想到进的是一家媒婆馆——有正经铺面，挂了牌匾，打开门做生意的媒婆馆。临川看着馆里进进出出的少说有七八个媒婆，暗叹媒婆这种营生还能搞出这种阵仗，挂牌且不说，规模还真不小。那几个媒婆一见赵姐带了个这么标致的小相公回来，立即乐呵呵地围了过来，而临川只觉得自己仿佛进了狼窝。

“赵姐，你从哪找来的俊俏小相公，准备找哪家姑娘给他说亲？”

“这么标致的小相公，我乍一看还以为是哪家的小娘子女扮男装出来玩的。”

临川本就是女扮男装，就这样被戳穿了身份，还是很心虚的。但输人不输阵，面对众媒婆的取笑，她立即挺胸抬头，佯装镇定，“我哪里像女人了？”

即便如此，那些媒婆还是没有停止打量临川。想来一个女扮男装的假男人都被这样对待，如果被她们知道临川当真是个姑娘家，怕是不给她找个如意郎君是不会放人的。这样一想，临川吓得一个激灵，赶紧躲在赵姐身后，倒是引来了她们一阵哄笑，“赵姐，你可得找个温良贤淑的小娘子，要是找个母夜叉，这小相公的下半生可就糟了。”

赵姐笑呵呵地把临川往里头带，不忘回头跟那几个媒婆说道：“这个自然，我赵姐出面保的媒，有不美满的吗？”

临川从没觉得有谁的笑声能这么让她心惊胆战，今天算是遇见了。

那帮媒婆在临川背后笑个不停，临川哪怕强装镇定也不能磨灭心里这发颤的怯意。这会儿她倒是觉得那个财迷还有些可爱，早知如此，她宁愿留在客栈和他同桌吃饭，哪怕让她连请十顿都行！

通过赵姐的解释，临川了解到了关于姻缘镇的一个情况，那就是说亲馆遍地开，媒婆满地走。用赵姐的话说就是，十里八乡的亲事大部分都是镇上的媒婆们给促成的。外乡人有些慕名而来，特意要找镇上的媒婆说亲，说是这样婚姻才能长久，夫妻之间会更幸福和睦。

临川觉得这些人愚昧得有些可笑，可现在在别人的地盘上，她不能当面拆台，只能含含糊糊地应和着赵姐说的话。

“小相公你遇见我可算是对了，我保准你这一趟就能娶个如花似玉的好媳妇。”赵姐非常自信地打起包票。

临川赶紧摆手，“不劳赵姐费心了，我就是在镇上待几天。而且你也知道，我连饭都吃不饱，还娶什么媳妇。”

眼见临川要走，赵姐赶紧把人拦住，问道：“你想不想吃饱饭？”

临川到底还是太年轻，要说套路肯定是比不过这些说惯了场面话的媒婆，不禁又一次后悔自己丢下那个财迷的事，“我就应该老老实实把那条鲰鱼吃完，非出来逛什么逛。”

临川无奈，只得坐回去，跟上刑似的点了点头。

赵姐来了劲儿，开始讲起了说亲的门道：“这个保媒啊，有父母之命当然是最好，门当户对的，婚后闹出岔子的机会也小。但凡事总有万一，就好像小相公你这样的，这么标致的模样，要是给哪家小姐当个上门女婿，将来充个门面也是可以的。至于出身，都是可以帮忙润色润色的，只要你生米煮成熟饭，将来就算女方追究起来，也毕竟都是事实摆在那了。”

临川一心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万万没有心情听赵姐摆弄她的说媒经。

正在临川若有所思之际，赵姐忽然一拍桌子，道：“我知道有家小姐就喜欢俊俏的小相公，你等我给你去探探她家二老的口风，要是有机会，你的婚事就包在我赵姐身上了。”

临川暗道：“我离家出走是为了啥？才逃出虎口，又进了狼窝，难道是我这辈子都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八个字犯冲？”

反抗的意识已经具备，可临川依旧不能跟赵姐对着干，看她这兴冲冲的样子，她只能表现出顺从的样子，勉强挤出个笑容，道：“赵姐的好意，我是绝对心领的。不过我家里早就给我说了亲了，可惜我那小娘子婚前跑了。这不是父母有命，我没办法只能出来找她，结果路上出了事，钱财都被偷了，才干了点不太光彩的事。”

看赵姐的脸色不太好，临川的心里也直打战，可又不能话说一半，只能一面琢磨一面继续说：“赵姐，我知道你古道热肠，但我真的有父母之命在前，又的确心仪我那逃婚的小娘子，真的不能再另娶他人了。”这话说得临川自己仿佛都信了，可叹她自己就是那个逃婚出来的小娘子，只巴望着那被旁人认定的未婚夫婿别出来找她才好。

赵姐看临川很无奈的样子，终于还是松了口，“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不能把你绑去人家府上，硬逼着你成亲。”

临川正为自己的机智暗中感叹，却见有人急匆匆地跑了进来，气都

没顾上喘就开口道：“赵姐，出事了。”

赵姐顺手抓了把瓜子嗑起来，气定神闲地问：“咱们镇上能有什么事儿？”

“镇北沈家的小娘子，刚刚在家里上吊了。”

赵姐的眼神瞬间亮了，从椅子上“腾”地一声就站了起来，盯着那人问：“人死了吗？”

“发现得及时，命是捡回来了，不过到底是镇上的名人，出了事，街坊都传遍了。”

赵姐又嗑了两粒瓜子，像在估摸什么，“不是才听说汪云凤给那个沈扶青保了媒吗？怎么还没两天，人就上吊了？”

“这我哪知道？我就是听他们说了，沈扶青自缢未遂，这会儿沈家都炸开锅了。”

赵姐吐了瓜子壳，哂笑了一声，“我就说沈家小娘子的亲事哪里是那么好说的，汪云凤偏不信，上赶着给人保媒。现在这媒还没保定，人命倒是差点丢了，我倒看汪云凤怎么收场。”

来人随即露出谄媚的笑容，道：“汪云凤不就希望靠着给沈家这门亲事说定了，好拿下咱们镇上第一媒婆的称号吗？要说这个称号，只有赵姐你才当之无愧，那个汪云凤现在是偷鸡不成，反倒蚀了把米。”

听着这两人的谈话，临川不禁暗中感叹，所谓的“一百八十行，行行出状元”并不是虚的，单论这做媒婆里面的门道就有不少，水还不是一般的深。但同时，她也得感谢那位媒婆汪云凤，在这个时候帮忙吸引了赵姐的注意力，让她成功从良缘馆里脱了身。

“看来这姻缘镇少不得是非，还是速速离去为好。”临川就此下了决定。

原本临川心情大好地回客栈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可转念间想起赵姐口中的那位沈家小娘子，她竟有些同情起来。

“大家一样都是姑娘家，都受了父母之命的约束，我是从家里逃了出来，暂时有几天安生日子过。可是那位沈小姐却到了要投缢自尽的地

步，这该是多反对家里给定的亲事啊，又没有其他抗争的办法，只能走这一条绝路了。”越是这样想，临川就越可怜那位沈小姐，甚至萌生了想要见一见她的想法，再顺道劝一劝。毕竟办法是想出来的，要是人死了，可就连想办法的能力都没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也难怪临川忽然悲天悯人起来，可是如何去见那位沈小姐，还真是个大难题。

临川正发愁，却听见有人叩门。开门前，临川就已经有了猜测，当那个财迷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时，临川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毕竟他俩中午的时候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店小二想必也看见了，他只要开口问一问，肯定就知道临川住的哪间房子。

然而临川并不想请他进来，这就大步跨出门槛，关上房门，直接去了楼下大堂。

财迷就跟在临川身后，像个跟班似的。可临川身材娇小，他却英伟高俊，怎么看都是他像公子哥儿，临川才是小随从。尤其是为了不引人注意，临川穿得很低调，而他……总之穿得比较贵气就是了。

“听说这姻缘镇上数一数二的大美人寻了短见。”

财迷的一句话，立刻引起了临川的主意，马上停下脚步。然而财迷步子大，没来得及站定，整个人扑在了临川的小身板上，直接压得临川要往地上摔。

“遇见你之后，我就没沾上过好事。”临川正在心里骂他个狗血淋头，也顾不上自己是不是要当街出丑，但肩头忽然揽过一条手臂，她只觉得身子一转，好像扑到了什么厚实的东西上，身体跟着一股莫名的劲儿转了两圈，居然没摔倒。一阵天旋地转之后，临川发现自己被财迷抱在了怀里，不偏不倚地靠在他的胸口。而刚才那一刻，她竟没有丝毫的害怕和慌张，反而因为身边有这个人在，安心得像是知道自己不会有事似的。

临川正奇怪自己为何会有这种感觉，却听那盘桓在头顶的声音问：“你什么时候从小生脚上下来？”

临川一低头，这才知道自己居然一直踩在这财迷的脚上。

“下来就下来！”临川正要退开，可财迷没松手，她不但没走成，反而和他靠得更近，半张脸直接贴在他胸口，好像还听见了心跳声，连同着她自己的心跳，一齐跳了一下，节奏一致。

临川感觉整张脸就跟要烧起来似的。她不知，落在他眼里的这副容颜已经是满面通红，极为可人。临川赶紧低下头，催促道：“你倒是放开我。”

“你也不看看是谁没松手。”

“你！”临川气得抬头，恰好对上他笑意盈盈的双眼，眼里就跟落了满天的星星一样闪着光，加上他本就招她喜欢的笑容，显然完全打断了临川接下来要说的话。

临川从小接受的教导，都是要告诉她一个人的外表并不能说明什么，才学和品德才最重要。但或许就是这么多年来不断地被强调这个观点，导致她有了逆反心理，渐渐地就喜欢起长得好看的人。但也不能说明临川是个只看脸的人，因为她对这个光有一副好皮囊的财迷并没有任何好感，要怪就怪这个财迷的长相完全戳中了临川的喜好，也就不能太责怪她因此偶尔失神，沉迷美色。

感觉到财迷的目光有了些微的变化，临川顺着他的视线去看，发现自己的手臂不知什么时候就绕住了他的脖子，在旁人看来，根本就是她抱着他不愿意松手。

“其实小生也不介意你再这样多抱一会儿，只要用小相公的姓名做交换就可以了。”财迷一挑眉，眼神里多了一分桀骜，或者说是対做成这桩不算买卖的买卖有着绝对的信心。

这轻佻的言行是非常不讨临川喜欢的，她皱起眉，一把将人推开。没承想他站得稳，自己却反倒退了好几步。

他看着临川发笑，临川本有些生气，奈何他笑起来的样子太好看，她这股怒气倒是发不出来了。

“没出息啊没出息！”临川正懊恼，又想起财迷刚才说的关于沈家